

《東華漢學》第 35 期；147-18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2 年 6 月

析論屈復《唐詩成法》的「詩法」觀

陳美朱*

【摘要】

屈復（1668-1745）於乾隆八年（1743）付梓的《唐詩成法》，是一部單選五、七言律詩的唐詩選本。書中首首皆有圈點及詩評，並運用眾多的詩法名目，提示讀者留意詩作的「法好」、「法密」、「合法」之處；還針對詩中的用字、用詞，提出具體的修改建議。較諸一般有選無評、或是專注於詩中典故考釋的唐詩選本，更具有指點初學習詩的作用。加以屈復對唐代詩家的評價、對四唐詩作的高下分判，也都頗有見地，詩評內容更是體現其細心熟讀詩作後的獨到領會。本書誠如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所言：「雖不是一本著名的唐詩選本，但在評詩方法上卻能獨樹一幟，與眾不同，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和特點。」

本書因流傳有限，僅館藏於少數圖書館善本古籍庫，迄今亦未有點校本問世。本文遂在整理歸納全書要旨後，深入探討屈復如何以詩法指點學詩、評論詩作，以及在詩法之外，兼顧「詩意」的說詩特點。期能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有助學界理解屈復對唐詩的選評及其詩法觀，對於清代詩歌初學教材的樣貌，也有延伸參考的效益。

關鍵詞：屈復、《唐詩成法》、詩法、唐詩選本、初學教材

一、前言

所謂詩法，指的是詩歌寫作的法則和技巧，並聚焦在「以句法為中心的字法、屬對、篇法、聲律、用韻、用事、脫化和體制等」¹諸多形式的講求。然而，儘管詩法論著是引導眾多初學詩者的入門階梯，蔣寅甚至有「中國詩學的主要內容是詩法」²之說，卻也提出以下耐人尋味的現象：

中國詩學一方面熟衷於研究作詩的技法，產生了為數眾多的詩格、詩法、詩話著作；而另一方面，詩論家又根本瞧不起這些書，將它們視為淺陋而無價值的東西，以至有「說詩多而詩亡」之嘆。³

換言之，詩法論著雖能裨益廣大初學詩者，但這些關涉詩作技巧、法則的探求，在詩論家眼中，終究是比詩作神韻更等而下之的技法層次。在詩論家長期貶抑、鄙視的情況下，從而推遲了詩法論著的發展。易聞曉將歷代詩法發展概括為：「起於唐人，盛於宋世，流及元明，極於清代。」⁴張靜專論詩法的歷時性發展，也由唐五代說起，以為：「唐五代詩格尚未重視詩法體系的建構」、「宋元時期詩法著作開始嘗試體系建設」、「明代詩法著作的體系設置得以加強」。及至清代，才逐漸有「詩法體系設置的多樣化」⁵特色，不僅著作數量較前代繁多，分類編排也更為可觀。

本文所討論的書目——《唐詩成法》，是屈復（1668-1745）於清乾隆八年（1743）付梓的唐人五、七言律詩讀本。與清代詩法論著「自著者少，

¹ 易聞曉，《中國詩法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卷前〈緒論〉對「中國詩法」所作的定義，頁1。

² 蔣寅，〈至法無法：中國詩學的技巧觀〉，《文藝研究》，2000年第6期（2000.11），頁69。

³ 同前註，頁68。

⁴ 易聞曉，《中國古代詩法綱要》（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1。

⁵ 張靜，〈論歷代詩法著作中的體系建構〉，《中天學刊》，第三十二卷第2期（2017.04），頁70-73。

編纂者多」⁶的共時性相較，本書可謂少數「自著」成書，而非僅就前人詩法條目進行編纂者。兼且書中選錄唐人五、七言律詩，是結合詩例與獨特的圈點⁷進行說解，方便學詩者能具體領略唐人律詩的作法，有別於未附詩例的詩話或詩法的抽象論述。⁸加以書中除了指出唐人律詩的佳妙處，也針對詩中的用字、用詞的疵謬提出具體的修改建議。無怪乎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稱揚本書「雖不是一本著名的唐詩選本，但在評詩方法上卻能獨樹一幟，與眾不同，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和特點。」⁹再與其他有選無評、或是專注於詩中典故考釋的唐詩選本相較，屈復《唐詩成法》確實無愧於讓初學者「受益匪淺」、「沾丐衣被多矣」¹⁰的評價。且屈復其人，由清代乾、嘉之際管世銘（1738-1798）《讀雪山房雜著》所云：「近日北方詩人，多宗蒲城屈徵君悔翁；南方詩人，多宗長洲沈宗伯確士。屈豪而俚，沈謹而庸。」¹¹將屈復與沈德潛（1673-1769）相提並論，足見屈

⁶ 同前註，頁 73。

⁷ 孫琴安曾由評點角度解析《唐詩成法》的說詩特色，以為：「該書最有趣的還是圈點，屈復一方面加評語以分析作詩方法，一方面對於好詩或好句，皆加圈出。」並舉該書「字字加圈」或「雙圈」之例為證，以見《唐詩成法》的評詩方法確實能「獨樹一幟，與眾不同」。見氏著，《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9），頁 249。原書圈點模式，參見本文第三節所附圖樣。

⁸ 如清·冒春榮論律詩起法：「律詩或興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句要突兀高遠。韻聯要承接，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頸聯或寫意，或寫景，與前聯之意相應，又要變化。結句或就題，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言有盡而意無窮。」見氏著，《葦原詩說》，卷之二，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頁 1591。又如清·朱庭珍所謂：「作律詩雖爭起筆，尤貴以氣格勝。須要成竹在胸，操縱隨手，自起至結，首尾元氣貫注，相生相顧，鎔成一片。精力彌滿，渾淪無迹，自然高厚沈雄，官止神行，所謂中聲也。」見氏著，《筱園詩話》，卷四，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頁 2398。以上兩則詩話所論律詩起法，並未結合詩例，難免因抽象論述，無法讓初學者領會其要。

⁹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5），頁 317。

¹⁰ 清·吳家龍〈唐詩成法序〉謂《唐詩成法》出版，「天下千百年後，其受益匪淺」；清·劉藻〈唐詩成法序〉也稱許《唐詩成法》一書，「沾丐衣被多矣」。兩則序文，載於清·屈復，《唐詩成法》（乾隆八年（1743）弱水草堂本，上海圖書館善本古籍庫館藏），卷前，頁 4A、頁 6B。

¹¹ 本書為善本書籍，筆者未能得見，引文轉自嚴迪昌，《清詩史》（杭州：

復在乾嘉詩壇上，確有一定的影響力與知名度。但以選本在後世的流傳程度而言，屈復《唐詩成法》卻遠遠不及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沈德潛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重訂的《唐詩別裁集》，不僅在清代風行一時，「海內承學者幾於家有其書」，¹²迄今仍廣為流傳。學界對於其人其書，也有為數可觀的研究成果。除了有專著與學位論文，更有多篇期刊論文，深入闡發沈氏詩學觀或《唐詩別裁集》的選評要旨。¹³相形之下，屈復的詩集被清廷列入禁燬叢書，而《唐詩成法》目前也僅見於少數圖書館的善本古籍庫，¹⁴取閱不易，連帶影響了學界對本書的關注與探討，是以迄今尚未見有以之為題的專題論著，僅在少數簡介屈復著作或探討屈復唐詩學論題時，被連帶提及；¹⁵或者是在今人編纂的唐詩鑑賞、匯評中，成為眾多援引資料的一筆，¹⁶並未引起學界特別關注或專文探討。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頁 821。

- ¹² 清·朱景英，〈唐詩別裁集箋注序〉，序文筆者未能得見，引自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頁 331。
- ¹³ 檢索臺灣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與《唐詩別裁集》相關主題的期刊論文有 17 筆，而「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得見的學位論文有 1 筆；檢索中國知網，與《唐詩別裁集》相關主題的論文有 35 筆，學位論文有 7 筆，至於以「沈德潛詩學」為題而連帶探討《唐詩別裁集》者，更是不勝枚舉，足見《唐詩別裁集》為學界所關注、重視程度。（檢索日期：2021 年 08 月 30 日）
- ¹⁴ 筆者參見的版本，目前館藏於上海圖書館古籍庫。據王菁，《屈復唐詩批評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論及《唐詩成法》的刊刻及館藏情形，文中列舉五種版本，分別館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與浙江、南京、湖南等地圖書館，另見錄於武漢大學、清華大學、陝西師大等校園圖書館，見該書頁 13。基於本書頗具學術參考價值，且取得不易，筆者遂就此書進行點校、補注，即將於 2022 年 7 月左右出版。
- ¹⁵ 檢索臺灣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與「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均未見有與《唐詩成法》相關的論著；檢索「中國知網」，目前亦未有以《唐詩成法》為題的專著，唯李艷華概略簡介屈復及其著作時，曾提及《唐詩成法》一書要點。文見氏著，〈屈復及其主要著作〉，《時代文學》，2011 年第 8 期（2011.8），頁 206。此外，王菁《屈復唐詩批評研究》論及屈復唐詩批評詩法理論研究時，僅以兩頁多的篇幅，概述《唐詩成法》的章法、句法、字法與音節叶韻要點，並未深入《唐詩成法》以「法」論詩的精要處。
- ¹⁶ 如今人陳伯海主編的《唐詩總集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唐詩論評類編》（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唐詩匯評》（杭

鑑於屈復《唐詩成法》一書，對唐人詩作的字法、句法、章法，有深入解析詮釋，並以具體的規矩法度「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凡例〉，頁10A)，書中運用圈點及詩評，提示讀者留意詩作的技巧與深意所在。加以屈復對唐代詩家的評價、對四唐詩作的高下分判，亦頗有見地。本文遂以《唐詩成法》所揭示的詩法為基礎，延伸探討屈復如何透過詩法指點學詩者並評論詩作，以及在詩法之外，如何兼顧「詩意」的說詩要旨。期能具體呈現出這部流傳不廣、罕為學界關注，卻有其獨到見解的唐詩選本。除有助於理解屈復對唐詩的選與評，對於清代詩歌初學本的樣貌與說詩特色，也有可資參考、取法之處。

二、屈復《唐詩成法》成書經歷與選本概介

屈復，字見心，號悔翁，晚號金粟老人，陝西蒲城人。生於康熙七年(1668)，十九歲應童子試得第一名，卻終身堅拒科舉應考。乾隆元年(1736)亦不應博學鴻詞科之徵，以撰書、教學終老。

屈復存世著作不多，目前可見的是其個人詩集《弱水集》，詩歌評選則有《楚辭新注》、《杜工部詩評》、《玉溪生詩意》及本文討論的文本——《唐詩成法》。

《唐詩成法》付梓於乾隆八年，屈復在卷前〈凡例〉自言成書經歷：
雍正癸卯（按：雍正元年，1723），友人岳蕉園不遠千里，自郟城招予至燕，閱《全唐詩》凡二載而畢，古、今體備焉，貧不能梓。（頁10A）

可知《唐詩成法》最初係屈復應友人岳禮（號蕉園，-1666-）之邀，於雍正元年開始著手自《全唐詩》中選錄唐詩，歷時兩年完成。由「古、今體備焉」，但《唐詩成法》卻僅錄近體五、七言律，推論應另有古詩

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這些匯整資料中，屈復《唐詩成法》均為書中眾多援引資料之一。

選本，¹⁷惟屈復因「貧不能梓」，選錄完成後並未立即出版。再參照本書卷前江都人吳家龍的序文，吳氏自言於乾隆八年（1743）四月，有幸會晤屈復，兩人「談詩甚洽」，待吳家龍「請其著作」時，屈復「以所注《離騷經》，所著《弱水集》見贈」，吳家龍隨即表明：「初學之士作詩，多不知法，蓋迷津不渡，終難登彼岸。先生將何以教後人耶？」（頁6A）屈復這才出示《唐詩成法》稿本，吳家龍閱後自覺受益匪淺，遂於當年八月「亟付棗梨，公諸天下」（頁6B），書稿這才刻板印刷。推算《唐詩成法》由雍正元年開始選錄評點，至乾隆八年正式刻印，前後歷經二十年。筆者所見的版本，是目前館藏於上海圖書館善本古籍庫，江都吳家龍刻本、弱水草堂板的《唐詩成法》。¹⁸

《唐詩成法》全書選錄唐代159位詩家詩作計546首，¹⁹全書共十二卷，前五卷選唐人五律304首，後七卷選七律242首。本書所以僅選唐人五、七言律詩，屈復卷前〈凡例〉開宗明義道：

五七言律，體製於唐，法源於古，穩順平仄，四韻成篇，起結虛實，反正抑揚，未嘗立法以繩後人，而理極義當，如關石和鈞，雖有賢者，千變萬化，終莫能出其範圍。（頁8A）

¹⁷ 孫琴安自言曾見封面題為《全唐詩選》的清鈔本，全書12冊，書中五、七言律詩的評語，多有與屈復《唐詩成法》中評語相同者，但因「《唐詩成法》只選唐五七言律詩，而此書則古詩、絕句兼而收之，且詩後又多有評語」，無法確定是否為屈復所選。見《唐詩選本提要》，頁317-318。按：此12冊清鈔本，雖無法肯定出自屈復手筆，但從中應可推見屈復「古、今體備焉」的選本樣貌。

¹⁸ 《唐詩成法》一書在清代共有五種刻本，除了乾隆八年的弱水草堂板首刻本，另有乾隆廿九年（1764）的弱水草堂重刻本，嘉慶七年（1802）的桐蔭草堂刻本，嘉慶九年（1804）積秀堂校刊刻本，與光緒八年（1882）黔南節署林肇元刻本。以上刻本，除嘉慶九年的積秀堂本另題名為《重訂唐詩合解箋注》，其餘卷次內容基本相同，詳細參見王菁，《屈復唐詩批評研究》，頁13。

¹⁹ 以上選詩數據，與王菁《屈復唐詩批評研究》謂《唐詩成法》「五律五卷304首，七律七卷239首」，合計543首，略有出入。經筆者比對後發現，王菁在五律部分漏算「殷遙」2首，但「丁仙芝」3首，實際僅選1首；七律部分，漏計「朱灣」1首，「許渾」2首，故而正確數據應為546首（543+2-2+1+2）。數據資料，見《屈復唐詩批評研究》，頁14。

屈復認為，律詩體製雖是唐人新創，詩法實可溯源於古詩，兼有平仄、押韻、對仗以及起結章法的要求，熟練後可延伸應用到其他詩體創作上，「終莫能出其範圍」，故而以律詩作為詩歌創作的入門基礎。本書所以名為「成法」，劉藻〈唐詩成法序〉引述屈復所言：

我不論法，我自論詩。詩本有法，以詩還詩。「成法」云者，古人已定之式，特為指出，非斤斤持一格以繩古人也。（卷前，頁3A）

屈復澄清自己並非預立各種詩法名目以繩古人，而是以詩還詩，指出唐人詩中既「成」的規矩「法」度。蔣寅也補充道：「屈復認為詩無所謂既定的法，只能從古代名作學習其藝術表現的具體經驗，也即『成法』，因此他將自己論唐詩藝術技巧的書定名為《唐詩成法》。」²⁰從中不難理解本書以「成法」命名的用意與由來

基於「詩法之妙，在鍊格、鍊句、鍊字」，²¹屈復在書中遂屢就詩作的用字、句意進行析解，或者運用各種詩法名目說解詩作，如尾聯點出題旨的「倒出題法」或「結尾出題法」，²²涉及章法、句法結構之「倒敘法」²³或「相應法」，²⁴涉及詩意詮釋的「加一倍法」²⁵與「夾寫法」²⁶等

²⁰ 蔣寅，〈至法無法：中國詩學的技巧觀〉，頁72。

²¹ 語見屈復評杜審言〈和康五望月有懷〉詩，《唐詩成法》，卷一，頁15A。

²² 律詩以首聯出題或於詩作前半出題較為常見，某些於詩作後半或於尾聯始點出題意者，屈復稱之為「倒出題法」或「結尾出題法」。如王維五律〈歸嵩山作〉末聯「迢遞嵩山下，歸來且閉關」，即屬倒出題法（卷二，頁6B）；而李頎〈寄鏡湖朱處士〉末句「夢裡東山人」，始點出題中處士，屬結尾出題法（卷二，頁16B）。

²³ 如唐玄宗〈經魯祭孔子而歎之〉（卷一，頁1B），全詩先寫孔子，次寫經魯，再寫歎之，後寫祭，屬章法結構的倒敘法；而杜甫〈翫月呈漢中王〉（卷四，頁9A）末聯「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詩意本為「風吹暈已生，欲得淮王術」，為句式結構的倒敘法。

²⁴ 如李白〈口號贈徵君盧鴻〉（卷三，頁8B），首聯用陶令、梁鴻兩位古人，尾聯又用東漢楊伯起與首聯相應，屈復故而稱之為「相應法」。唯全書提及「相應法」者，僅此一處。

²⁵ 所謂「加一倍法」，近似於層遞的修辭手法。如許渾〈咸陽城東樓〉（卷十，頁14A），詩作前半寫眼前景色似故鄉，已自生愁；又逢落日風雨，更添愁緒。而趙嘏〈宿山寺〉（卷十一，頁7B），詩作前半寫初到山寺所

等。然而，與源於唐朝五代、歷經宋、元、明、清眾多名為詩格、詩式的論著²⁷相較，屈復《唐詩成法》畢竟以說詩為重，而非編纂、匯整前人詩法名目成書。其說詩所強調的詩法，誠如〈凡例〉所謂：「詩之有法，猶耳目口鼻之有位次也。」（頁9A）亦即詩作的結構與用字鍊意各方面，須是有條理、有層次的安排（詩例詳見以下所述），是以書中大量運用與「法」結合的概念，²⁸諸如：合法、有法、法妙、法好、法密、法變、法奇、法高、法細、講法、可法、法律森嚴之類的評語，作為評定詩作高下的標準，堪稱是言詩必稱「法」，成為屈復以詩法論詩的主要特徵。甚至在選錄四唐詩作時，詩法之有無，也成為屈復選詩考量的因素，印證卷前〈凡例〉所云：

初盛中晚，皆有佳什。或專選初盛，或專選中晚，此一人之偏好，非古今之通論。茲集有法者，雖中晚必登；無法者，雖初盛不錄。然詩佳而無法者，未之有也。（卷前，頁8B）

既然四唐詩「皆有佳什」，選詩無論是偏好初盛或專選中晚，都有失公允客觀，屈復故而申明其選詩不以時代論高下，而是取決於詩法的有無。基於詩法是由字、句、篇章結構等形式因素構成，以下遂提綱挈領

見淒涼景色，加以寺僧未歸，淒涼更甚。這種渲染詩意的手法，屈復稱之為「加一倍法」。

²⁶ 所謂「夾寫法」，指於原句之外夾帶出其他詩意。如屈復評張九齡〈初入湘中有喜〉（卷一，頁7A），謂詩中既追想前日別家之愁，也夾帶出今日歸家之喜；而溫庭筠〈題懷貞亭舊遊〉（卷十一，頁11A）三四句「誰能不遂當年樂，還恐添為異日愁」，由當年、未來情景，夾寫出此次重遊之所見所感。

²⁷ 詩格、詩式之作，最早起源於唐人五代時期，如託名王昌齡所撰的《詩格》，中唐皎然的《詩式》，原書多已散佚，今人張伯偉搜羅多種文獻資料，匯整成《全唐五代詩格匯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可供參考。至於歷代詩法研究，學界目前已累積眾多研究成果，其中張靜，《器中有道：歷代詩法著作中的詩法名目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由結體法、命意法、聲法、字法、句法、章法六大層面，全面梳理了古典詩法的各種名目與形式要件，有助於理解歷代詩法著作的發展與詩法名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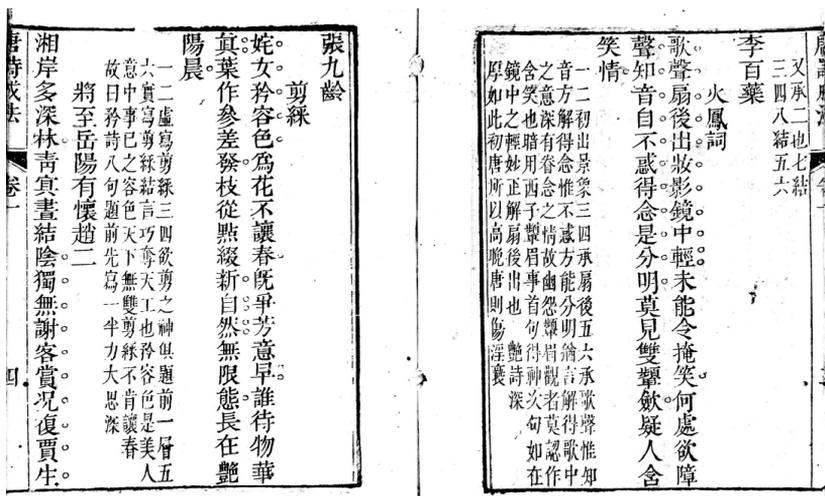
²⁸ 筆者統整全書評語，扣除卷前的序文與凡例，書中由「法」延伸的概念來評論詩作，高達167條之多。

的分析屈復《唐詩成法》是如何透過詩法來指點初學詩者，而不就書中瑣碎的詩法名目，逐一條列說明。

三、《唐詩成法》如何以詩法指引學詩門徑

(一) 以圈點標示佳句與詩眼

作為一部指引學詩門徑的唐詩選本，《唐詩成法》具體可見的形式特徵，是屈復在書中大量運用圈、點符號，提示讀者留意詩作的佳妙與疵謬處。以下是原書圈點與詩評的圖樣。文中密圈部分為詩中的佳句，一字雙圈者（如圖中右頁的「輕」字，左頁的「自然」）為詩作的關鍵字詞，亦即「詩眼」處。詩後首首皆附詩評，屈復往往先說解詩作結構，再點出詩作用意或承按照應處，時亦見其對對四唐詩作的評價，如右頁之「初唐所以高，晚唐則傷淫褻」之論。以下分別就書中圈點與詩評要點，逐一舉例說明。



先以書中常見的佳句旁加密圈來看，如王維（701-762）〈使至塞上〉之「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卷二，頁12A）；劉長卿（718-790）〈新

年作〉之「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卷二，頁23A)；白居易(772-846)〈賦得古原草送別〉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卷五，頁2B)；祖詠(699-746)〈望薊門〉之「燕臺一望客心驚，簫鼓喧喧漢將營」(卷七，頁2A)；杜甫(712-770)〈登樓〉之「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卷八，頁6A)；許渾(788-860)〈咸陽城東樓〉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卷十，頁14A)，都是唐詩中膾炙人口的名句。至於這些密圈佳句的精妙處，屈復在詩作後評中，往往有詳細的說解。如沈佺期(656-714)〈古意〉²⁹五、六兩句「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即屬字字加圈的佳句，屈復對詩句的精妙處說解道：

以「少婦」承「閨裡」，以「良人」承「漢家營」，以「今春」、「昨夜」承「頻年」、「長在」，又止用「情」、「意」二字收住，並不說怨恨，而怨恨已極，方逼出七、八不可必之想法，細絕。五、六就本句看，極是平常，就通首看，則無限不可說之話，盡縮在此兩句內。(卷一，頁22B)

由引文可知，五、六句所以密圈，乃因二句為本詩承按照應樞紐。往上承接頷聯「可憐閨裡月，長在漢家營」，並呼應次句「頻年不解兵」；往下帶出末聯「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期許早日告捷解兵，讓閨中少婦與沙場征人得以團聚。又如杜甫〈別房太尉墓〉³⁰首聯「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尾聯「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也都密加圈點。屈復對這兩聯的說解是：

故鄉別生友，已難為情；他鄉別生友，更難為情；他鄉又行役，今乃別孤墳矣。兩句含數層意。結鶯啼求友，詩「見」、「聞」並寫，無所不傷心也。(卷四，頁9A-B)

²⁹ 全詩為：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裡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為取龍城。

³⁰ 全詩為：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透過以上詩評，讀者不難理解詩作所以密圈，是因本詩首聯寄寓杜甫拜別房琯孤墳時層層遞進之情，以及尾聯「見」、「聞」並寫所傳遞的痛惜與傷心。

除了句旁密加單圈，另有以一字雙圈（。。）方式，提示讀者留意詩眼或關鍵詞。如杜甫〈旅夜書懷〉³¹之「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屈復於「豈」、「應」二字旁加雙圈，詩作後評道：「豈、應二字交互而見，言名豈應以文章而著耶？官豈應以老病而休耶？」（卷四，頁10A）詳細說解兩字互文堆疊出的深意。又如張諤七律〈九日〉³²首句「秋來林下不知春」，屈復特於「不知春」三字旁加雙圈，理由是：「『不知春』甚奇……言秋日亦不亞於春日也。」（卷六，頁12B）；而王維五律〈汎前陂〉³³詩，屈復更在詩中「自、沉、復、暢以、兼之、將、方」等虛字旁加雙圈，提醒讀者留意全詩「諸字相呼應」（卷二，頁11A）的效果。以下舉王維〈待儲光羲不至〉及完整說解為例：

原詩：重門朝已啟，起坐聽車聲。要欲聞清珮，方將出戶迎。

晚鐘鳴上苑，疏雨過春城。了自不相顧，臨堂空復情。

詩評：重門朝啟，便聽車聲，「要欲」、「方將」，何等傾心側耳。待至極晚，鐘鳴雨過，方知了不相顧而空復情也。「空」字，無數相待之情，皆已成空；「復」字，無數相待之情，仍然未已。

（卷二，頁13A）

詩評除了串講詩作大意，對於雙圈的關鍵字——朝、要欲、方將，在詩中有何深意，以及字字加圈的結句——臨堂空復情，隱含哪些言外之意，也都一一提點。可見《唐詩成法》密加雙圈處，不僅限於單字，

³¹ 全詩為：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零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³² 全詩為：秋來林下不知春，一種佳遊事也均。絳葉從朝飛著夜，黃花開日未成旬。將曛陌樹頻驚鳥，半醉歸途數問人。城遠登高併九日，茱萸凡作幾年新。

³³ 全詩為：秋空自明迥，況復遠人間。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澄波淡將夕，清月皓方閒。此夜任孤棹，夷猶殊未還。

也可以是單字組合的詞彙；一首之中，也未必僅有一處雙圈，也可能是相互呼應的字詞。參照詩評內容，不難理解屈復在詩句旁加圈點的用意。

(二) 以詩評說解詩作之佳妙或疵謬處

圈點之外，本書最具有指點初學迷津的作用，莫過於每首詩後所附的詳細詩評。值得一提的是，詩評內容既有正面肯定詩作佳妙者，亦有指出負面疵謬處。屬正面詩例者，如晚唐于武陵（-835-）之〈贈賣松人〉：

原詩：入市雖求利，憐君意獨真。鬪將寒澗樹，賣與翠樓人。

瘦葉幾經雪，淡花應少春。長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塵。

詩評：一二虛寫賣松人，三四實承一二，五六寫松之清高，逼出結句俗人不買，法好！賣松人有何可贈？寄托之旨，言外自見，雖淺近，取其有意。（卷五，頁19A）

詩作表面上寫「賣松人」入長安城販售寒澗孤松，卻因俗人賞重桃李而不受青睞。結合引文的詩作與詩評，足見屈復說詩，是以其長年為詩積累的創作實力，及「以詩學教授弟子」³⁴造就的評鑒眼力，聚焦於詩作各句旨趣與彼此承按照應關係，異於其他以考據學力見長者，偏好於說解典故出處或名詞釋義。本詩因八句上下連貫，屈復故而予以「法好」、「有意」的肯定。詩作末聯以俗人賞重桃李作結，寒澗孤松自然難覓同好知音，寓意顯然，屈復是以未對詩中的「寄托之旨」詳細說解。然而，某些罕為世人賞愛，但屈復深有領會的詩句，如王維「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³⁵杜甫「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³⁶賈島（779-843）

³⁴ 袁行雲曾述及屈復生平：「康熙二十年，年十九，試童子第一，忽棄去，走齊、楚、吳、越間。數至京師，以詩學教授弟子。」見氏著，《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卷一九，頁641。

³⁵ 出自王維五律〈山居即事〉五六句。全詩為：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蕁門稀。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煙火起，處處採菱歸。屈復說解頷聯二句云：「竹含新粉，蓮落故衣，新、故二字，時物之變，歲月之久，言外有樂此幽居之意。」《唐詩成法》，卷二，頁5B。

「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³⁷白居易「寒地生才遺較易，貧家養女嫁常遲」³⁸等，屈復往往不憚詞費，與讀者分享詩句背後的深情隱衷，或其細心體會後的獨得之見，讓人讀後，也能與屈復共鳴共感，深入領略詩句背後的意趣。

正面詩例之外，屈復自言：「茲集於篇中疵謬處，亦為評出。」（〈凡例〉，頁9A）而這類負面疵謬的詩例，如晚唐杜荀鶴（846-904）〈春宮怨〉³⁹詩：

原詩：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

詩評：三四臨鏡低徊，甚有情致，五六寫景合法，但不關怨意，便是呆筆。七八挽合「怨」字，又與五六不接。「芙蓉」又是秋景，不合之甚。只作絕句妙。（卷五，頁21B）

五六兩句「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因扣緊題面「春」字，屈復是以謂之「寫景合法」，惟因兩句與詩題的春宮「怨」意無關，在屈復看來「便是呆筆」。而七八兩句雖能挽合題面的「怨」字，但因芙蓉為秋

³⁶ 出自杜甫五律〈遣意〉七八句。全詩為：嘯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屈復對末聯的說解是：「物物自適，春光易邁，惟有釀黍、移橙、送老而已。我昔以友朋為性命，今則棄我如遺，反言以見此道如土也。」《唐詩成法》，卷四，頁7A-B。

³⁷ 出自賈島五律〈憶江上吳處士〉五六句。全詩為：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屈復認為「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昔人多謂盛唐佳句，「不知五六絕妙」，理由是：「雷雨是夏時，索居離群猶可；秋風搖落，最難處心。秋風是今日事，雷雨是當時事。雷雨寒時，尚得相聚，秋風搖落，乃不得相聚，寫憶字入骨。」《唐詩成法》，卷五，頁14B。

³⁸ 出自白居易七律〈晚桃花〉五六句。全詩為：一樹紅桃亞拂池，竹遮松蔭晚開時。非因斜日無由見，不是閑人豈得知？寒地生才遺較易，貧家養女嫁常遲。春深欲落誰憐惜，白侍郎來折一枝。屈復說解頷聯云：「天下高人，多在草野，名利多忙，如何起得？所以興歎於寒地之才，貧家之女也。」《唐詩成法》，卷十，頁6A。

³⁹ 《唐詩成法》將本詩作者誤植為「周朴」，或因沿用前一首詩〈董嶺水〉作者周朴所致。

日景物，又與五六句的春景扞格難合。鑒於詩作後半有呆筆、不接之失，屈復遂有刪除後四句，「只作絕句妙」的提議。以上說法固然有待商榷，容後再議，但其說詩強調扣緊題意，講求情景交融，以之為詩作合「法」的衡量標準，是明顯可見的。

（三）對前人詩作提出具體的修改建議

坊間的唐詩選本，或者以選詩為重，難以探究選詩者的對所選詩作的見解；⁴⁰有些僅寥寥數則批語，⁴¹難免語焉不詳，不能盡愜人意；即使附有詩評，也多就詩作的佳妙處而發。⁴²屈復《唐詩成法》不但首首皆有圈點，也附有後評說解詩作；不但選出唐詩佳作，更直指詩中的疵謬，有時甚至進一步就詩中的句式結構與遣詞用字，提出「如何修改」的建議。

先就改動句式結構的情況來看。如綦毋潛（692-749）〈送章彝下第〉⁴³詩中三、四兩句「獻賦溫泉畢，無媒魏闕深」，皆明寫下第。在屈復看來，「三明說下第，四當含蓄；四明說則三當含蓄」，兩句筆法不宜相同，故而建議第三句宜改為「有渡春波淺」（卷二，頁26B），使之與第四句對比，句意也將更有層次變化。又如溫庭筠（約812-866）〈商山早行〉⁴⁴詩，屈復認為頷聯「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與頸聯「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既重複書寫詩題「早」字景色，也與末聯的思鄉之情「全無關照」，

⁴⁰ 如明人李攀龍《古今詩刪》所選歷代詩作，與清康熙年間王士禛所選《唐賢三昧集》、《古詩箋》，便只有選詩內容，而未附有詩評。

⁴¹ 如清乾隆年間孫洙《唐詩三百首》與姚鼐《今體詩鈔》，於選詩之外，偶附簡短批語，異於屈復《唐詩成法》首首皆附圈點後評。

⁴² 詩評就所選詩作的佳妙處而發，為多數唐詩選本的通例，晚明鍾惺（1574-1624）、譚元春（1586-1637）合編的《唐詩歸》，更常就所選詩作的題目、篇法、字句的奇妙處，引申發揮，大書特書。詳細可參見陳美朱，〈論《詩歸》中的別趣奇理——兼論鍾、譚選詩與論詩要旨的落差〉，《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三卷第3期（2003.9），頁109-128。

⁴³ 全詩為：長安渭橋路，行客別時心。獻賦溫泉畢，無媒魏闕深。黃鶯啼就馬，白日暗歸林。三十名未立，君還惜寸陰。

⁴⁴ 全詩為：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亮雁滿回塘。

是以提議「五六若寫故鄉景，結句再明白，則合作矣。」(卷五，頁17B)。而晚唐僧人處默(-874-)〈聖果寺〉⁴⁵五律，中間兩聯「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皆寫所見江景，不僅語意重複，也稀釋詩作的意味，屈復遂主張五六句宜改寫中峰山景，如此不僅能呼應首句「路自中峰上」，也與末句「鐘磬雜笙歌」緊湊結合(卷五，頁27B)。

再就修改字詞的詩例來看。唐玄宗(685-762)〈經魯祭孔子而歎之〉⁴⁶詩，頷聯以「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來概括孔子生不逢時的遭遇。但在屈復看來，「『怨』字似非大聖人身份」，孔子既貴為聖人，自不應如凡夫俗子般嗟怨命運，且由唐玄宗對孔子祭祀之尊隆，可見孔子所傳之道，在後世確實是未「窮」的，主張將二句改為「歎鳳身雖否，傷麟道未窮」(卷一，頁1B)，以「雖」、「未」兩虛字，扭轉原詩的負面語意，也更能符合孔子的聖人高大形象。又如初唐陳子昂(661-702)〈春夜別友人〉⁴⁷詩，五六句「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屈復以「明月」、「長河」為秋夜景色，提出以更切合詩題春夜意象的「柳月」、「華星」取而代之(卷一，頁19B)。而中唐劉長卿〈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⁴⁸詩，結句「何人到白雲」，與三、四句的「古路無行客，寒山獨見君」，皆有山村無人之意，屈復認為若將「何人」改為「何緣」，雖僅更動一字，卻能不與三四句意重複，也與第七句「不為憐同病」鉤勒更加緊湊，並與形容路徑荒僻的五六句語意「更深一層」(卷二，頁22b)。至於白居易七律〈杭州春望〉⁴⁹詩，第三句「濤聲夜入伍員廟」，屈復基於「夜」

⁴⁵ 全詩為：路自中峰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⁴⁶ 全詩為：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⁴⁷ 全詩為：銀燭吐清烟，金樽對綺筵。離堂思琴瑟，別路繞山川。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悠悠洛陽去，此會在何年？

⁴⁸ 全詩為：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寒山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為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⁴⁹ 全詩為：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蹋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字與詩題的「望」字不相應，也與首句「望海樓明照曙霞」的朝景不合，主張「夜」字宜改為「曉」字（卷十，頁6B）。

屈復平生不應科舉，亦不赴朝廷鴻博之徵，長年在京師以詩學課館授徒，由以上《唐詩成法》針對字法、句法、章法立論，甚至就詩作字句疵謬處，提出具體的修改建議的詩例，不難想像屈復平日指點生徒學詩的細節。儘管上述詩句旁圈點、詩末說解、列舉正負詩例、具體改字建議的說詩方式，或許卑之無甚高論，以致該書長期為學界所忽略；何況改動古人詩句，也有唐突古人之嫌，⁵⁰比不上說詩標榜興象玲瓏，「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⁵¹來得高超玄妙。但對初學者而言，屈復《唐詩成法》針對字、句、章法結構，進行有法可循的說解；並藉由正反詩例的對比，以見修改前後的差異，提升詩作的章法安排與句法鍛鍊技巧，確實是一部平實具體的入門方針、初學指南。

四、《唐詩成法》以詩法評論四唐高下及詩家短長

儘管屈復曾自言「我不論法，我自論詩」，表明本書所以名為「成法」，不過是「以詩還詩」，指出唐人詩中的既定法式，而非「斤斤持一

⁵⁰ 對於改動古人詩句，屈復在卷前〈凡例〉專立一則表明立場：「茲集於篇中疵謬處，亦為評出，即大家不能盡無。」並認為傳說中專門回收文意不通的詩文「大筆籠」，可謂人人有分，不必刻意護短，避諱修改，見卷前，頁9A。在〈送章彝下第〉後評，屈復將詩中的「獻賦溫泉畢，無媒魏闕深」，改為「有渡春波淺，無媒魏闕深」，再度強調：「文章有一日之短長，盛唐名家皆所不免。抵死護前者，可稍悟矣。」（卷二，頁26B）可見屈復對於改動前人詩句，是正向看待的，不同於一般不敢輕議前人得失，即引文之「抵死護前」者。

⁵¹ 明人王世貞論王昌齡七絕〈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以為：「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明·王世貞：《藝苑卮言》，收入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四，頁1008。王世貞的論點，屈復曾反駁道：「龍標絕句，如『秦時明月』、『昨夜風開』等作，俱有妙理，並無可解不可解處。」見《唐詩成法》，卷二，頁19A。

格以繩古人。」⁵²然而，指點初學者為詩，或許能客觀的以詩論詩，指出詩作的字法、句法與章法的佳妙或疵謬，一旦以詩法的有無作為評判四唐高下，或據以論斷詩家創作短長時，詩法就不再只是外在客觀的詩歌法式，也寓有屈復內在主觀的價值判斷在。

先就四唐高下的分判而言。屈復於卷前〈凡例〉表明其選詩標準：「茲集有法者，雖中晚必登；無法者，雖初盛不錄。」（頁8B），似乎屈復僅著重於詩法有無，並未特意區分初盛、中晚唐詩之高下，實則不然。就其語意推論，言下實有：詩作若合乎詩法，即使「評價較低」的中晚唐詩，也必入選；若違反詩法，即使「評價較高」的初盛唐詩，也不予選錄。印證《唐詩成法》對舉「初盛」、「中晚」評論的內容來看：

中晚諸作不知有法，其起伏照應，皆在半明半暗，似有如無之間，若初盛森嚴，止萬分之一耳。明人止在氣象調度上較量，不知初盛中晚之是非，不盡在彼也。（卷十二，頁4B，陸龜蒙〈病中秋懷寄襲美〉）

以中晚唐詩的「不知有法」，對比初盛唐的詩法「森嚴」，明顯有推尊初盛唐而貶抑中晚唐之意。甚至認為有無詩法，是辨別「初盛中晚之是非」的真正關鍵所在。再綜合以下數則詩評要旨來看：

劉長卿〈秋杪江亭有作〉⁵³：「更愁遠」三字，初盛人必然發揮出無數意思，若下面止是此意，則此三字斷不肯輕下。（卷二，頁25A）

李百藥（564-648）〈火鳳詞〉⁵⁴：艷詩深厚如此，初唐所以高，晚唐則傷淫褻。（卷一，頁3B）

李頎（690-751）〈望秦川〉⁵⁵：中四句全是眼前閒景，卻全是胸中妙意，中晚人專要寫景，能有此妙意否？（卷二，頁16A）

⁵² 《唐詩成法》卷前所附劉藻序文，頁3A。

⁵³ 全詩為：日暮更愁遠，天涯殊未還。世情何處澹，湘水向人間。寒渚一孤雁，夕陽千萬山。扁舟將落葉，俱在洞庭閒。

⁵⁴ 全詩為：歌聲扇後出，妝影鏡中輕。未能令掩笑，何處欲障聲？知音自不惑，得念是分明。莫見雙顰斂，疑人含笑情。

皇甫冉（716-769）〈歸渡洛水〉⁵⁶：意格俱高，中晚所少。（卷四，頁14A）

劉得仁（-838-）〈題邵公禪院〉⁵⁷：生新之極，但全篇無從容意致，中晚多如此。（卷五，頁11A）

周朴（？-878）〈董嶺水〉⁵⁸：山色、月光全無關合，乃湊字耳，所以不為合作。中晚不講法，多如此。（卷五，頁21A）

李商隱（約813-858）〈籌筆驛〉⁵⁹：四句（按：領聯頸聯）是武侯論，非籌筆驛詩。七八猶有餘意，律以初盛之法，背謬極矣。（卷十一，頁5A）

引文詩評中，凡提及初盛唐詩，往往予以正面肯定，相反的，提及中晚唐詩則多有負評。同樣的詞彙，初盛唐詩「必然發揮出無數意思」，中晚唐則只停留在字面而已；同樣是艷詩，初唐初譽為深厚，晚唐則是有傷淫褻。或者直接批評中晚唐詩專寫景、少意格、不講法、無從容意致，尤其是「律以初盛之法，背謬極矣」，更刻意以初盛唐詩的有法，對比中、晚唐詩的不講法，體現出屈復以「詩法之有無」來論斷四唐高下的價值取向。

對比南宋嚴羽（？-？）所謂「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⁶⁰之說，或是晚明胡應麟（1551-1602）論詩強調「體格聲調，興象風神」，並以「氣象渾成，神

⁵⁵ 全詩為：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峰。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秋聲萬戶竹，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歎歎，淒其霜露濃。

⁵⁶ 全詩為：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渚煙空翠合，灘月碎光流。澧浦饒芳草，滄浪有釣舟。誰知放歌客，此意正悠悠。

⁵⁷ 全詩為：無事門多掩，陰階竹掃苔。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樹向寒山得，人從瀑布來。終期天目老，擊錫逐雲回。

⁵⁸ 全詩為：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去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中有高人在，沙中曳杖藜。

⁵⁹ 全詩為：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⁶⁰ 南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詩辨·五〉，頁26。

韻軒舉」推尊盛唐詩，以「體格漸卑，氣運日薄，衰態畢露」⁶¹貶抑中唐詩，屈復透過實際的詩例講解箇中得失，並以是否合乎詩法作為分辨四唐高下，的確要比嚴羽與胡應麟的抽象論點，更能讓讀者有法可依，有跡可循。此處有待釐清的是，屈復說詩所著眼的詩法，固然要比嚴羽、胡應麟的論點，更加明確具體，但由於屈復的詩法是為初學者而設，而嚴羽、胡應麟的詩論，則是超越詩法束縛、神明變化之後的「無法」層次。「有法」與「無法」之間，是存在著登堂入室、循序漸進的先後歷程，適用對象自亦不同。誠如今人張思緒所謂：「詩法乃為學詩者而作，非為能詩者作。以能詩者自可出入變化，不拘於法，但初學必須以法為階梯，然後方能達於變化。」⁶²預期讀者的不同（初學者／能詩者），連帶使得說詩方式有著具體／抽象的差異。至於「有法」與「無法」的層次高下分判，將在下一節作更深入的析解。

以詩法論斷四唐高下之外，屈復在具體評論某位詩家的創作短長時，也往往以「法」作為衡量標準。如杜甫晚年遷居夔州所作之〈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⁶³詩，是杜甫感謝友人餽贈酒醬所作的五律。屈復選錄此詩的考量是：「雄渾悲壯是少陵本色，此另一種，故錄之」，特意展現杜詩在雄渾悲壯之外的另一種家常樣貌，詩末後評另言：

酒有典，醬無典，以虛對實，法妙。此等題，他人不能作，即作亦不能佳，不惟才有小大短長，亦未精於法耳。（卷四，頁11A）

⁶¹ 兩則引文分見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內編卷五，頁100、92。

⁶² 張思緒，《詩法概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前〈凡例〉，頁1。

⁶³ 全詩為：楚岸通秋屐，胡床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本詩寫作時地，據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引黃鶴注云：「當是大曆二年（767）秋作。」卷20，頁1758。杜甫於大曆元年（766）遷居夔州，於大曆五年（770）病逝，可知為晚年居夔州時所作。

既說解本詩以虛對實的「法妙」之處，並認為這類日常生活題材，他人寫來所以不如杜詩佳妙，不僅是先天詩才有別，更是「未精於法」所致。類似以詩法評論唐代詩家短長者，隨處可見，如：

隨州詞藻清潔，抑揚反覆，有味外之味，最耐人吟誦，但結句多弱，又多同。昔人謂才小，未必，但法律不精嚴耳。（卷七，頁10A，劉長卿〈送子婿崔真父歸長城〉）

柳州詩，屬對工穩典切，情景悲涼，聲調亦高，刻苦之作，法最森嚴，但首首一律，全無跳擲之致耳。（卷十，頁1B，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白傅……雖無江河激流之勢，泰華嶄絕之峰，而中正和平，意若抽絲，兼以轉折靈變，動循法度，所以超乎群倫之上，出乎眾妙之中，至今膾炙人口，沁人心脾，良有以也。（卷十，頁8B，白居易〈寄韜光禪師〉）

引文中，屈復批評劉長卿詩所以結句多弱，又多雷同，是因為「法律不精嚴」所致；而柳宗元（773-819）詩雖然「法最森嚴」，惜首首一律，變化不大；白居易詩因兼具變化與法度，是以能超乎群倫，膾炙人口。由此可見：詩法不僅是屈復用以論斷四唐高下的標準，也是藉以評價詩家創作短長的依據。

五、詩法之外「取其有意」的選評要旨

屈復《唐詩成法》既以詩法指點初學詩者，又以之評論四唐與詩家創作高下，從而似可得出：「屈復選評唐詩，可謂專務詩法、唯法是尚」的結論，但對照以下兩則〈凡例〉要旨，可知不然，其云：

詩之有法，猶耳目口鼻之有位次也，然其佳否，殊不在此。嫫姆之於西施，位次何嘗倒置，而美惡懸絕。詩不能佳，惟法是委，法不受過。（卷前，頁9A）

詩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不知則動而窒礙，知則左右皆宜……
知有法難，有法而至於無法可尋，更難也。世不少神明於法者，
茲集聊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耳。（卷前，頁9B）

西施、嫫母的美醜之分，並非以耳目口鼻之有無作為衡量標準，還在於五官的排列組合是否令人賞心悅目；猶如詩作是否高明佳妙，並非僅止於詩法之有無，還要能神明於法，運用得當。由引文的「有法而至於無法可尋，更難」，以及屈復自言「茲集聊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顯見《唐詩成法》明確以初學詩者作為預設讀者；書中所揭示的詩法，旨在協助初學詩者由「有法」入門，最終期能臻於「無法可尋」的更高層次。印證劉藻〈唐詩成法序〉所謂：「學者讀其書，本法以為詩，而與法相從；漸即詩以見法，而與法相忘。」（卷前，頁4A）由一開始的謹守詩法，待得心應手後，再逐漸擺脫詩法束縛，自能即詩見法。反之，若一開始便擺脫詩法而直接「無法」之境，猶如空中樓閣，終難長久。屈復在評論王維五律時，遂屢屢提醒讀者：

右丞此等詩，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最為難學。後生不知其難，往往妄步，遂至淺俗。（卷二，頁4B-5A，王維〈山居秋暝〉）

不用虛字照應，以意貫串，此法最難，學恐有畫虎不成之誚。（卷二，頁10A，王維〈送邢桂州〉）

不用虛字照應，全以意暗度，此法最難學。（卷二，頁13A，王維〈戲題示蕭氏外甥〉）

王維詩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早已超越有形詩法而臻於「無法」之境，但也因此而最難學。初學者不知深淺高下，「妄步」的結果往往只習得皮毛，淪為淺俗。而由引文中「以意貫串」、「以意暗度」的詩作「最難學」，也可知詩意是比詩法更難理解掌握。換言之，謹守詩法只是詩作及格的門檻，更上層樓的關鍵還在於詩意的淺深。試觀以下詩評：

劉滄懷古俱耐人讀，雖不甚切，而跳擲淒宛，較許渾之工切卻勝十倍。可見詩之好處，又不盡在工切也。（卷十二，頁1B，劉滄（-867-）〈長洲懷古〉）

詩無定局，亦無常法。縱之橫之，左之右之，只要有意。然起承分合，抑揚情景，則終不易也。（卷一，頁6B，張九齡（678-740）〈秋夕望月〉）

屈復以不甚工切卻耐人細讀的劉滄懷古詩，對比屬對工切卻無甚意味的許渾詩，以見徒有工切的詩法，未必能成就一首好詩。而由詩無定局常法，「只要有意」，以及屈復〈論詩絕句〉詩末附評所謂：「詩不論全篇命意，止取一字一句，失旨矣。」⁶⁴都可見屈復在評斷詩作高下時，「詩意」的層次確實要比「詩法」來得更高。但另一方面，屈復又唯恐學詩者誤以為可捨「法」得「意」，遂又強調起承分合、抑揚情景這些詩法，終究是詩作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猶如金錢雖非萬能，但要滿足日常基本物質所需，卻是無錢萬萬不能。由屈復論詩，屢將「法」、「意」並舉，所謂「意深法密，氣味深厚」（卷九，頁12B）、「言外見意，法密格高」（卷三，頁14B）、「氣味深厚，法律森嚴」（卷一，頁3A）、「法好……取其有意」（卷五，頁19A），可見詩作要臻於佳妙之境，不僅要有細密的詩法，還要有深厚的詩意。如果詩法是構築詩作的基礎，詩意則是詩作佳妙精采的關鍵。箇中道理，誠如段宗社所言：

古人論詩法有一個基本觀念：有法而無定法。中國詩法論形態正是理論上的有法與創作實際上的無定法的統一。⁶⁵

屈復「法」、「意」並舉的詩論，正是在「有法」與「無定法」之間取得平衡的深意，也符合傳統詩法論著之「有法而不拘泥於法」⁶⁶的共識。

⁶⁴ 清，屈復，〈論詩絕句〉三十四首之八：「空裡閒雲首尾無，一鱗半甲有何殊？滿城風雨吳江冷，可是驪龍領下珠。」詩末附評。見氏著，《弱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乾隆七年（1742）賀克章刻本，2011），卷十四，頁198。

⁶⁵ 段宗社，〈翁方綱《詩法論》解讀〉，《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2006.10），頁64。

然而，詩法畢竟易見可學，詩意卻常隱於言外，需熟讀深思，細心領會，方能有得。屈復在評論詩作時，遂常有「不熟讀深思，不能領會」（卷六，頁14B）、「固難為淺見粗心者道也」（卷八，頁7A）、「細玩方知曲折深隱，用筆用意，皆不令淺人易窺也」（卷四，頁6B）、「有無限深情在語言之外」（卷二，頁9B）、「一字一淚，而味在字句之外」（卷四，頁6B）的提示。以下舉屈復說解劉長卿七律〈戲題贈二小男〉為例：

原詩：異鄉流落頻生子，幾許悲歡併在身。欲並老容羞白髮，
每看兒戲憶青春。未知門戶誰堪主？且免琴書別與人。
何幸暮年方有後，舉家相對卻霑巾。

詩評：「老羞白髮」是悲，「每看兒戲」是歡。五六雖承「頻生子」，然亦有悲歡在內。「何幸」緊接五六，明寫歡字；「霑巾」明寫悲字，卻有歡在。蓋喜極而悲也。題有「戲」字，詩卻句句是淚，淚卻是喜。（卷七，頁6B）

題面雖為贈子，詩文乃劉長卿流落異鄉，年老生子，見小兒嬉戲，心中悲喜交集之感。屈復的詩評扣緊次句「悲歡」二字而發，除了著意說解詩中何者為歡，何者為悲，尤其是末句的舉家相對霑巾，字面寫的是悲泣淚下，屈復卻體會出句外有喜極而悲、淚中帶喜之意。由於屈復終身不仕，以布衣終老，詩評中遂常流露其客遊流落之歎，對這類孤寒不遇的詩作，可謂深有體會。例如：

五、六（句）一字一淚，淚點成血。巫峽之猿聲，杜鵑之叫月，不足擬也。王弼洲（按：王世貞，1526-1590，號弼洲山人）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有何好處？而三年始成，一吟淚流耶？」弼洲少年公子，身為尚書，生長富貴，又安能知此詩

⁶⁶ 張靜、唐元合著之〈古典詩法的方法、規則及其研究價值〉指出：「在大量的詩法類編的書籍中，著者在前序或後跋中的態度都是這樣的，幾乎沒有詩法著者主張必須嚴格套用，不得變動。於是，形成一種『有法而不拘泥於法』的態度，是中國古典詩法研究中首先需要明確的。」見《中國文化研究》，2013年春之卷（2013.2），頁212。

佳境？可見天下事，非親歷者不知也。（卷五，頁14A，賈島〈送無可上人〉⁶⁷）

窮途惟賴友生，忽而遠去，如嬰兒之失慈母。後四真情實語，氣味悲涼，聲淚俱下。吾客遊五十年，從無張卿其人者，竊為顧君慶也。（卷九，頁8B，顧況（約727-815）〈送大理張卿〉⁶⁸）

一碧潯，二宴上。三收上，四起下。五六自比孤弱，知己難得。七八世無知己，故欲遠隱，寫「懷」字微妙。笙歌鼎沸中，每吟此詩，淒然欲絕。（卷十二，頁3B-4A，曹鄴（-850-）〈碧潯宴上有懷知己〉）⁶⁹

以上數則詩評，既體現了屈復對所選詩作的心領神會，也是屈復流落不偶的內在情志折射，為研究屈復的生平或詩學觀時，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值得一提的是，屈復對詩意的闡釋，實有別於拘文取義，穿鑿附會者。如初唐沈佺期〈古意呈補闕喬知之〉⁷⁰詩，中間兩聯「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以代言體書寫前線征夫與閨中思婦的離別相思。在詩後所附的長篇詩評中，屈復以「或言」帶出本詩歷來的比附之說，有謂詩乃沈佺期因喬知之（?-697）愛妾為人所奪而作，亦有謂沈佺期因流配嶺表，自比為含愁苦思的征婦，望喬知之伸手援助。以上說法何者為是？屈復的看法是：「大約古人寄托之旨，原未明言，不過讀者知人論世，意其如此，安可固執哉？」（卷六，頁9B）主張知人論世、領會詩意即可，不必在字句說解上糾結

⁶⁷ 全詩為：圭峰霽色新，送此草堂人。塵尾同離寺，蛩鳴暫別親。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終有煙霞約，天台作近鄰。

⁶⁸ 全詩為：春色依依惜解攜，月卿今夜泊隋堤。白沙洲上江籬長，綠樹村邊謝豹啼。遷客比來無倚仗，故人相去隔雲泥。越禽惟有南枝分，目送孤鴻飛向西。

⁶⁹ 全詩為：荻花蘆葉滿溪流，一簇笙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莫怪當歡卻惘悵，全家欲上五湖舟。

⁷⁰ 全詩為：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固執，保留了詩作詮釋的彈性與空間。又如王維〈觀獵〉⁷¹五律，歷來詩家往往關注詩中的字句、章法結構，⁷²屈復於章法字句之外，對詩作的言外之意也別有會心：

渭城、新豐、細柳，皆皇都近郊，似非可獵之地，而將軍眾兵遊獵，其速其遠如此，玩「千里」字、「暮雲平」字，意殆有諷乎？
（卷二，頁11A）

屈復由詩句頷聯「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與結聯「迴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以皇都近郊禁止遊獵，而將軍眾兵卻遊獵神速，推測王維應另有諷意，至於所諷者究竟何人何事？屈復並未對此大書特書，長篇申說其獨得之見，僅以「殆有諷乎」點到為止，提示讀者思考、留意。此外，書中選錄杜甫詠物五律如〈天河〉、〈初月〉、〈促織〉、〈除架〉、〈銅瓶〉等詩，屈復也僅概略指點其要，讓讀者自行領會言外之旨。如〈初月〉⁷³詩首聯「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歷來說詩者，或者以之比附為杜甫方官拾遺，旋即罷去的處境；或者謂杜甫諷刺肅宗新皇即位未穩，⁷⁴屈復則以謹慎通達的態度說解道：「此等詩若無寄托，

⁷¹ 全詩為：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

⁷² 如清初黃生評〈觀獵〉云：「起法雄警峭拔，三四音復壯激，故以五六悠揚之調作轉，至七八再應轉去，卻似雕尾一折起數丈矣。」見氏著，《唐詩摘鈔》，諸偉奇主編，《黃生全集》，第3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卷之1，頁26；又如沈德潛謂本詩佳處在於：「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盛唐詩中亦不多見。」見《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香港：中華書局，1977），卷九，頁24A；民初高步瀛（1873-1940）則引用吳汝綸（1840-1903）的點評，著眼於首聯「逆起得勢」，頷聯「刻劃精細」，頸聯「用流動之筆，與前濃淡相劑」，末聯「收亦不弱」。見《唐宋詩舉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四，頁433。以上評語的關注點，都著眼於〈觀獵〉的字句結構。

⁷³ 全詩為：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⁷⁴ 屈復說解〈初月〉詩云：「有謂此自喻方官拾遺，旋即罷去，丹心如故，流落堪悲而身隱矣。王原叔謂為肅宗新自外入，受蔽婦寺而作。」可見屈復雖反對說詩穿鑿，但並非對穿鑿的說詩內容一無所知，而是不隨聲附和。參見《唐詩成法》，卷四，頁4B-5A。

則不作；若必求事以實之，則鑿矣。」（卷四，頁5A）認為這類詠物詩作，必然寄托杜甫的深意，但不必以具體人事時地，一一比附落實。至於謂李商隱的〈錦瑟〉、〈無題〉詩，「皆是寄托，不必認真」（卷十一，頁2B）、「其意或在君臣朋友間，不可知」（卷十一，頁1B），未刻意指實詩句的內涵，在在可見屈復反對穿鑿比附的說詩態度。

六、屈復《唐詩成法》選評詩作的矛盾與缺失

以上歸納了《唐詩成法》以法說詩的特長，不可諱言的是，屈復《唐詩成法》在詩作的選評上，亦有可待商榷的矛盾與缺失。

首先，由於屈復常就詩作的佳妙處與疵謬處發揮議論，導致其選詩時有悖於〈凡例〉所謂「有法必登」、「無法不錄」（頁8B）的準則。選本中，屢見屈復直言所選錄的詩作有淺俗平庸、無甚意味⁷⁵之失；或是詩未必佳，不過因人存詩⁷⁶爾；甚至有久為世人傳誦的名詩名句，原本詩意淺直，不堪入選，卻姑且選錄⁷⁷的情況。其中最令人費解的，莫過

⁷⁵ 如屈復評溫庭筠〈李先生別墅望僧舍寶剎因作雙聲〉云：「詩不必佳，錄之使學者知雙聲疊韻耳。」（卷五，頁17B）；評沈佺期〈紅樓院應制〉詩云：「通篇淺俗，斷非沈作。」（卷六，頁11A）；評李頎〈送李回〉詩：「通篇亦常語。」（卷七，頁4A）；評李頎〈題盧五舊居〉亦言：「通首平庸，無一毫味。」（卷七，頁4B）。評張謂〈杜侍御送賈物戲贈〉詩：「題是戲贈，詩是毒口痛罵。諷刺須有含蓄，明罵有何味？此首太顯露。」（卷七，頁13B）以上都是多有負評卻仍然入選的詩例。

⁷⁶ 如選李邕〈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詩，詩評中明指本詩遠遠不及初唐其他同題應制詩，詩作所以入選，乃因李邕為「千古英雄」，故選詩以「存其人也」（卷六，頁14A）。

⁷⁷ 如于良史〈春山夜月〉詩，因次聯「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為俗中傳誦已久的名句，「故錄之」（卷四，頁16B）。沈佺期〈再入道場紀事應制〉，詩評直言：「本不堪選，諸家多稱之，恐讀者以為遺珠也。」（卷六，頁11A）。賈島〈題李凝幽居〉，次聯「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為「推敲」典故出處，因「已成故實，不得不錄。」（卷五，頁16A）即又如錢起〈山中酬楊補闕見過〉，即使後四句詩意淺直，但因「世人多喜此詩，姑錄之。」（卷九，頁2B）。

於對李白（701-762）〈登金陵鳳凰台〉⁷⁸與〈鸚鵡洲〉⁷⁹的選評。屈復於崔顥（704-754）〈黃鶴樓〉⁸⁰詩後評中，先是稱許崔詩「格律脫灑，律調叶和」，隨後指出：

以青蓮仙才，即時閣（擱）筆，已是高絕千古。〈鳳凰臺〉諸作，屢擬此篇。邯鄲學步，並故步失之矣。（卷七，頁1B）

對照李白〈登金陵鳳凰臺〉詩後評，屈復批評本詩有「熟滑庸俗」、「音節不合」與「結亦淺薄」等諸多缺失，認為「全不似青蓮筆氣」（卷七，頁12A）；評李白〈鸚鵡洲〉七律，再度指責李白屢屢仿效崔顥〈黃鶴樓〉詩，「然皆不佳」（卷七，頁12A），失卻李白本來面目。而李商隱的〈籌筆驛〉⁸¹、〈馬嵬〉⁸²兩首七律，屈復也點出有詩法背謬、體格乖錯、句亦淺近、意更荒疏等種種缺失，對於「諸家偏選此二首，且極口稱之」的現象，更以「甚矣！真知之難也！」⁸³表達其強烈的不解與不滿。然而，屈復既對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鸚鵡洲〉有諸多負評，也批評李商隱〈籌筆驛〉、〈馬嵬〉詩一無可取，在編選《唐詩成

⁷⁸ 全詩為：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⁷⁹ 全詩為：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⁸⁰ 全詩為：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⁸¹ 全詩為：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⁸² 全詩為：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⁸³ 李商隱〈馬嵬〉後評云：「玉溪諸七律，惟〈籌筆（驛）〉、〈馬嵬〉二首，詩法背謬，體格乖錯，句亦淺近，意更荒疏，諸家偏選此二首，且極口稱之，甚矣！真知之難也。」（卷十一，頁5B）評〈籌筆驛〉詩，認為言中間兩聯「是武侯論，非籌筆驛詩」，且「律以初盛之法，背謬極矣！而范元實稱之，甚矣！真知之難也。」（卷十一，頁5A）。

法》時，大可將這些「無法」的詩作剔除，何以最終仍選錄書中？此或與屈復平生說詩，「專改削少陵，訾詆太白，以自誇身分」⁸⁴的狂態有關。換言之，屈復選評這些世俗傳誦已久，但在其眼中卻有諸多負評的詩作，既可展現不與俗同的獨到鑒賞力，也能藉由修正前人詩作來抬高身分。但如此一來，也就難免造成「有法雖必登，無法照樣錄」的選詩矛盾情形了。

相較之下，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對「有佳句可傳而中多敗闕者，汰之」⁸⁵的選詩原則，可謂一以貫之。選本中只保留合乎選詩理念的正面詩例，刪汰僅有佳句而無佳篇的詩作，是以《唐詩別裁集》未見有沈德潛對所選詩作的糾謬或訾議內容。即使是屈復有諸多負評的李白〈登金陵鳳凰臺〉、〈鸚鵡洲〉，以及李商隱〈馬嵬〉、〈籌筆驛〉詩，同樣見錄於《唐詩別裁集》中。但沈德潛或者語多保留，或者稱許詩中佳處，⁸⁶都是由正面的態度評價其選錄的詩作，評釋內容也是偶示紀律，點到為止，並未如屈復《唐詩成法》般首首皆有詩評。儘管詩無達詁，選詩者對詩作高下的評斷，本即見仁見智，無關對錯，但就選詩能否貫徹、落實選詩理念而言，沈德潛的選評策略，顯然要比屈復來得高明巧妙些，

⁸⁴ 清·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卷四，頁113。

⁸⁵ 語見《唐詩別裁集》卷前〈凡例〉，頁5A。此外，觀沈德潛批評中晚唐五律「蒼莽之氣不存，所以難與前人分道」，其選錄賈島五律〈贈王將軍〉詩，理由是「此篇庶幾近之」，詩中「馬曾金鏃中，身有寶刀瘢。父子同時捷，君王畫陣看。」確實猶有盛唐蒼莽之氣，相形之下，賈島〈憶江上吳處士〉詩，雖有「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之名句傳世，但沈德潛以「通體不稱」，並未選錄此詩。又如批評李商隱「五言近體徵引過多，性靈轉失」，因而「茲特取有風格者數章」。以上去取詩例，足證沈德潛有保留合乎選詩理念詩作的取向。詩例參見《唐詩別裁集》重訂本，卷十二，頁4B-5A（賈島）；頁6A（李商隱）。

⁸⁶ 沈德潛評李白〈登金陵鳳凰臺〉詩云：「從心所造，偶然相似，謂摹倣司勳（按：崔顥，官至司勳員外郎），恐屬未然。」（卷十三，頁15A）否認李白模擬崔顥詩；評〈鸚鵡洲〉云：「以古筆為律詩，盛唐人每有之。」（卷十三，頁15）將本詩的不合七律格律，視為盛唐詩人的普遍情形。而李商隱七律〈馬嵬〉，沈德潛以詩中「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二句為逆筆，認為「若順說便平」（卷15，頁16A）。評〈籌筆驛〉詩，更肯定其能「瓣香老杜」（卷15，頁17A），而沒有任何負評。

也使得《唐詩別裁集》在後世的流傳與接受度，要比《唐詩成法》更為廣泛、普及。

此外，在詩作的說解上，由於屈復說詩多著眼於詩句的起伏照應，以及詩中情景層次安排，是以時有糾結於字面而產生說解偏差之失。以陸龜蒙〈病中秋懷寄襲美〉⁸⁷為例，詩中首聯「病容愁思苦相兼，清鏡無形未我嫌」，正寫詩題的「病中秋懷」之意，屈復卻批評第二句「無著落，此詩法之模糊也。」（卷十二，頁4B）。實則第二句是將首句的「病容愁思」落實於照鏡的行動中，並非全無著落。又如杜荀鶴的〈春宮怨〉⁸⁸（卷五，頁21B），屈復謂本詩五六兩句「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雖寫景工麗，卻有「不關怨意」之失；且尾聯的「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以「芙蓉」為秋日景象，與詩題的「春」字不相干，本詩遂成為其論證晚唐詩多未「合法」的例證之一。然而，「風暖」二句表達的是女子久居深宮的闐寂無聊，並非全不關怨意；且芙蓉雖為秋景，卻是詩中女子遙想昔日與女伴采花嬉戲的歡快場面，對比眼前受困深宮的處境，怨意可謂更深一層，也增添了宮怨的渲染力，而非如屈復所謂的不接與不合。

由於屈復主張律詩中間兩聯要能「情景相生，虛實互用」，才有「作法甚密」⁸⁹的效果，八句的律詩也才不致於被「截」成四句的絕句。在這種說詩前提下，中二聯全寫情境或全寫景物者，便可能被貼上負面標籤。如戴叔倫（732-789）〈除夜宿石頭驛〉⁹⁰詩，中二聯寫除夜流落異鄉的情愁；或者如張籍（約766-830）〈薊北旅思〉⁹¹之頷、頸兩聯，僅有

⁸⁷ 全詩為：病容愁思苦相兼，清鏡無形未我嫌。貪廣異蔬行徑窄，故求偏藥出錢添。同人散後休賒酒，雙燕辭來始下簾。更有是非齊未得，重憑詹尹拂龜占。

⁸⁸ 全詩為：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

⁸⁹ 屈復評晚唐李咸用（-873-）〈訪友人不遇〉詩云：「一二訪友，三四不遇情景，五六不遇事，結候至日暮。逐句寫來，情景相生，虛實互用，作法甚密。」《唐詩成法》，卷五，頁20B。

⁹⁰ 全詩為：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⁹¹ 全詩為：日日望鄉國，空歌白紵詞。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失意還獨

題之旅思而無薊北景物，屈復故而謂兩詩有「不及諸大家」與「淺薄」⁹²之失。然而，「有情無景」固然不佳，「有景無情」同樣有違詩法。如溫庭筠〈商山早行〉⁹³詩，中二聯「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全寫早行所見景象，在屈復看來，詩作結構不免有「五六又寫早景，與七八全無關照，又複三四」(卷五，頁17B)的缺失。而僧人處默〈聖果寺〉五律，也中二聯因全寫眼前景色，成為晚唐詩「不講法」的例證之一。但就以上詩例而言，屈復一味以「情景相生、虛實互用」的模式評論詩作高下，難免有說詩模組化或公式化之嫌，也有違屈復所標榜的「詩之好處，不盡在工切」(卷十二，頁1B)、「詩無定局，亦無常法，縱之橫之，左之右之，只要有意」(卷一，頁6B)的原則。從而亦可見，屈復所謂「詩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凡例〉，頁9B)，主張在「有法」與「無法」之間取得平衡，但實際運用時，還是免不了有矛盾與缺失在的。

七、結語

屈復《唐詩成法》是一部以引導初學者習詩為編選理念的唐詩選本。書中僅選錄唐人五、七言律詩，透過詩句旁加單圈與雙圈的形式，提示詩中的關鍵字詞；加以首首皆有詩評，直指古人詩中的佳妙與疵謬處，而不對詩中的引用典故或名詞釋義多作說解。更特別的是，屈復對於詩中用字或章句的疵謬該如何修改？也有具體的修改建議；並透過正

語，多愁只自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⁹² 屈復因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中二聯皆為愁語，故謂其「所以不及諸大家，若寫石頭驛景，可稱合作。」(卷四，頁16A)評張籍〈薊北旅思〉則云：「五六寫薊北景，便深，又寫情，遂淺薄矣。」(卷五，頁2A)建議將五六的旅思改為薊北景色。

⁹³ 全詩為：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亮雁滿回塘。

反詩例的對比與說解，恍若業師親臨指導，讓初學者得以掌握章法結構與遣詞用字的寫作技巧。

此外，屈復也以詩法的有無，作為評論四唐高下或詩家創作短長的依據，而初盛唐詩所以優於中晚唐，也不再是難以捉摸的興象風神，在屈復以法說詩的前提下，讓初學詩者有法可循，有跡可求。執法論詩之外，屈復也著力於詩意的闡釋，說詩時更屢將「法」、「意」並舉，強調「意深法密」，主張好詩除了有細密的詩法，也要有深厚的詩意。對於罕為人知的詩作，屈復往往揭示其細讀領會後的深衷隱意；對於顯有寄托的詩作，則以謹慎的態度指點大要，而不多作比附，避免說詩穿鑿的弊病。

然而，在上述說詩可取處之外，屈復以詩法之有無，作為評斷詩作優劣的依據，實亦有其難以迴避的矛盾。一方面，為了展現自己獨到的鑒賞功力，並透過正反詩例來說解詩作，時見屈復選錄詩法背謬、體格乖錯、句亦淺近、意更荒疏之類的詩作，與其所揭櫫的「有法必登」、「無法不錄」的選評原則，是相悖、矛盾的。另一方面，說詩著眼於詩句的起伏照應或情景虛實安排，難免有說解偏差或說詩機械化之嫌。唯就整體而言，上述的選評缺失，與屈復「法密意深」、「意法兼顧」的說詩特點，且迴避穿鑿比附的說詩之弊相較，可謂瑕不掩瑜，堪稱是一部嘉惠初學的唐詩讀本。

筆者曾先後赴上海與北京圖書館進行移地研究，於善本古籍庫中得見本書。研閱後，既深感屈復「以法論詩」之見識獨到；也敬服其「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的良苦用心。但移地研究時間畢竟有限，只能概略整理選詩目錄與詩評要點，無法梳理全貌。爾後因緣巧合取得全書完整內容，檢索後發現，學界目前尚未有本書之點校本問世，也未有針對本書所作的專題論述，與屈復詩學的相關研究更是屈指可數，殊為可惜。遂利用時間對本書進行點校，並即將於今年七月由成大出版社出版，期能作為學界研究屈復詩學、律詩詩法與清代詩歌初學教材的參考文本。

主要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南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載於〔清〕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
-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清〕朱庭珍，《筱園詩話》。載於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香港：中華書局，1977。
- 〔清〕屈復，《弱水集》。乾隆七年（1742）賀克章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清〕屈復，《唐詩成法》。乾隆八年（1743）弱水草堂本，上海圖書館善本古籍庫館藏。
- 〔清〕冒春榮，《菴原詩說》。載於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 〔清〕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 〔清〕黃生，《唐詩摘鈔》。載於諸偉奇主編，《黃生全集》，第3冊。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或專書論文

- 易聞曉，《中國古代詩法綱要》。濟南：齊魯書社，2005。
- ，《中國詩法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9。
- ，《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5。
- 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
- 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張思緒，《詩法概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
- 張靜，《器中有道：歷代詩法著作中的詩法名目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
-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二）期刊論文

- 李艷華，〈屈復及其主要著作〉，《時代文學》，2011年第8期（2011.8），頁205-206。
- 段宗社，〈翁方綱《詩法論》解讀〉，《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2006.10），頁63-67。
- 張靜，〈論歷代詩法著作中的體系建構〉，《中天學刊》，第三十二卷第2期（2017.4），頁70-73。
- 張靜、唐元，〈古典詩法的方法、規則及其研究價值〉，《中國文化研究》，2013年春之卷（2013.2），頁208-212。
- 陳美朱，〈論《詩歸》中的別趣奇理——兼論鍾、譚選詩與論詩要旨的落差〉，《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三卷第3期（2003.9），頁109-128。
- 蔣寅，〈至法無法：中國詩學的技巧觀〉，《文藝研究》，2000年第6期（2000.11），頁68-74。

（三）學位論文

- 王菁，《屈復唐詩批評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

Selected Bibliography

- [Qing] Shen Deqian, Tang Shi Bie Cai Ji [Tang Poetry Anthology],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1977).
- [Qing] Qu Fu, Ruo Shui Ji[The Poetry Of Qu Fu],(Shanghai: Shanghai Gujichubanshe, 2011)
- [Qing] Qu Fu, Tang Shi Cheng Fa [Comment On Tang Poetry With Poetry Laws](Shanghai: Shanghai Library Shanbengujikuguanancang).
- Yi Wemxiao, Zhong Guo Gu Dai Shi Fa Gang Yao[Introductions of Chinese Ancient Poetry Laws](Jinan: Qilushushe, 2005).
- Sun Qin An, Tang Shi Xuan Ben Ti Yao [Introductions of Different Tang Poetry Anthologie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2005).
- Yuan Xingyun, Qing Ren Shi Ji Xu Lu[The Description of Qing People's Poetry](Beijing: Wenhuyishuchubanshe, 1994).
- Gao Buying, Tang Song Shi Ju Yao[Selection of Tang and Song's Poetry](Shanghai: Shanghai Gujichubanshe, 1999).
- Zhang Sixu, Shi Fa Gai Shu[Introductions of Poetry Laws](Shanghai: Shanghai Gujichubanshe, 1988).
- Zhang Jing, Qi Zhong You Dao: Li Dai Shi Fa Zhu Zuo Zhong De Shi Fa Ming Mu Yian Jiu[Research of The Poetry Laws' Name](Nanjing: Fenghuangchubanshe, 2017).
- Jiang Yin, Zhi Fa Wu Fa: Zhong Guo Shi Xue De Ji Qiao Guan[The View of Chinese Poetics' Skills](Wenyiyianjiou, 2000.11 page68-74).

Viewpoint Analysis on Poetry Rules of Qu Fu in *Tangshi Chengfa*

Mei-Chu Chen*

Abstract

Qu Fu (1668-1745) published *Tangshi Chengfa* in the 8th year of Qianlong's reign (1743). *Tangshi Chengfa* is an anthology only collecting Five-Character and Seven-Character Regulated Verses. Each poem was marked and put on notes with various terms of poetry rules to remind readers about the poetry essences. To compare with the anthologies without notes or those merely focus on interpreting allusions, *Tangshi Chengfa* gave word references and concrete suggestions for revisions that was useful to beginning learners as well. The author, Qu Fu had his unique perspectives to the reviews about the Tang poets and poetry. Sun Qinan remarked in *Tangshi Xunben Tiyaoyao* "*Tangshi Chengfa* was not a renowned anthology, yet it evaluated poems uniquely with an outstanding presentation, which means it is indispensable and characteristic."

The circulation of *Tangshi Chengfa* is limited and few libraries have collected it in Database of Rare Books. At present, no version of proofreading for punctuation marks is existing. This study organizes and summarizes the poetry rules from *Tangshi Chengfa* to probe into how Qu Fu instructed readers in perceiving poetics, reviewing poetry, and appreciate the poetic images delivered by Qu Fu's poetry explication. This study can not only assist academia to understand Qu Fu's viewpoints on selecting poems and poetry rules, but also can be a medium to view beginners' poetry learning material.

Keywords: Qu Fu, *Tangshi Chengfa*, Poetry Rules, Anthologies of Tang Poetry, Learning material for beginner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